

R D THRU FAIRBANK

4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12 1949

二十之物讀衆群

集事故鬥戰兵民

(類事故鬥戰)

辛克丁者編

NO LONGER PROPERTY OF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版陽社油陣育教區邊雲察晉

星二平六四九一

R D THRU FAIRBANK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二十之物讀衆群

JAN 12 1949

集事故鬥戰兵民

(類事故鬥戰)

辛克丁者編

NO LONGER PROPERTY OF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版陽社地障育教區邊雲察晉

月二年六四九一

二十之物讀衆羣

集事故鬥戰兵民

(類事故鬥戰)

辛克丁者編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 二 月

定價

圓

編輯 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編審委員會

出版 晉察冀邊區教育陣地社

發行 新華書店晉察冀分店

印刷者 新察哈爾報社

通訊處 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教育處轉

歡迎投稿 歡迎批評

△目 錄▽

敵人沒有槍斃他

打了勝仗還吃了馬肉

活地雷

馮雲興巧取洋馬

地道戰

蕭德順捉特務

老妖怪火車上捉「日本」

各式各樣的拿砲樓

敵人沒有槍斃他

游擊組員保兒，吃過上午飯，同兩個民兵到大山那邊沙莊子去出探，不留心走過山梁上被埋伏在厚草裡的敵人促住了。帶到了沙莊子。

在山上的時候，因為保兒背着步槍，敵人就認定他是游擊組員，說兩個民兵是埋地雷的。保兒知道洋鬼子恨透了游擊組和地雷，只好說自己是八路軍的便衣偵察員，這兩個老鄉是他找來帶路的。

帶到沙莊子，就進行了各式各樣的拷問。挨踢，挨揍，吊起來：

保兒痛苦地想：「今天算我倒霉，沒有提高警覺性。」越想臉越發燒，很難受。可是隨即他心一硬，又想：「反正今天我落在王八羔兒們手裡，我倒霉，我一萬個不知道。」

「你既然是八路軍的偵察員，你還不知道你們的隊伍在那裡？」翻譯官問他。

「不知道！我是八路軍，你們槍崩我好了！」

可是敵人沒有槍斃他。——翻譯官對隊長說，留着他們有用處。夜裡，他們三個被關進了一間小屋。把手都反綁在背後。

那正是冬天。（反「掃蕩」！）敵人在隔壁屋裡吃過了晚飯，有十幾個就進這小屋來生火烤。一大堆拆下的屋椽子，火燒得又旺又熱。屋子小，敵人圍了一個大圓圈，都靠牆坐着。門口有一個鬼子扛着大槍看守。保兒三個擠在一個角落裡。

烤着烤着，一鍋煙工夫，兩鍋煙工夫，鬼子們就在這裡睡起來了。你打鼾，我打鼾，臉照得紅紅的，頭東倒西歪。這個靠在那個肩上，那個又斜在這個背後。……快半夜了，「王八羔兒」們睡得更香了，火塊的餘燼還通紅通紅。

等到火塊一暗淡，門外射進來的月光就顯得明快了。換了第三個看守。那傢伙從火

堆旁邊被叫起來，還是睡得稀里糊塗的。接了槍在門口踱了幾步，就坐到門檻上，把一扇門關上，抱着槍繼續打瞌睡。腦袋沉沉的側到一邊，臂彎裡的槍也就跟着滑到一邊，一驚又返回來；這樣不斷的重複着。明亮的月光裡，這一切保兒他們都看得清清楚楚。他們三個人擠在屋角裡，早就開始活動了：一個民兵反綁着的手先把保兒反綁着的手解開，保兒再解開了他們兩個。他們沒有想到今天一下子還不死，而且現在想活的念頭越來越厲害了。

「你兩個跟着我走，不要怕，要胆大！」保兒湊着同伴的耳朵說：「王八羔兒們乏了！」

兩個人點點頭，還不住的打哆嗦。

於是，倖免上前把牆上的那扇門猛烈的用力拉開，一下子躍出去一丈多遠。他只感覺到兩個人緊跟着他蹦出來，可是他顧不得回頭看，就一溜煙穿過一條街道，向麥地裡奔去。當他聽到第一聲槍響的時候，他早已上了那個大山的山坡了。

打了勝仗還吃了馬肉

易縣東西水村的游擊小組，在一九四一年的大「掃蕩」裡就取得了模範。四三年的「掃蕩」戰鬥中，他們更顯出了無比的沉着和英勇。

有一次，他們一個游擊組員被七個敵人緊追着，追得連大槍也來不及放。手榴彈只有一個。那個游擊組員握緊着它，心想今天就靠你了。能逃就逃，逃不了我也得賺他兩個。敵人一迫近，他就舉起手榴彈；敵人伏下去，他却並不去，馬上再走。可是這樣兩次之後，敵人以為那手榴彈是假的，更加不放鬆他，反而更迫近了。他想，今天逃不出啦。於是，最後一次，他看得準準：轟！七個敵人一起伏下去，可是只有三個鬼子爬起來，回轉身亡命的溜了！他不慌不忙把大槍瞄準，兩發子彈又射倒一個。

又一次清早，臨時據點裡的敵人向着東西水村出發了。游擊組立刻掩護群眾轉移以後，一看敵人只有十七八個，於是他們就商量好：要堅決給敵人一個很大的殺傷。

敵人剛到村邊，東面山坡上兩個游擊組員就放了槍。只百步多遠，兩人目標也完全暴露着。敵人立刻都向山坡追去，兩人就向山上爬。山不高，爬到半山腰突然偏東走了。敵人正要向東追，可是山頭上突然壓下密射的子彈，六個敵人先後躺倒了。剩下十來個連死屍也顧不上拖走，狼狽竄回據點了。

有一個游擊組員怕敵人來報復，就說：「我們轉移吧？」

「不，不！」另一個說：「我估計着敵人還要來收屍。」

「對！」游擊組長說：「敵人一準以為我們轉移了，包管再叫他上個大當！」於是馬上把鄰村的中心游擊組的八支槍也帶來，配合着好好幹一次。

等到中心游擊組趕上這山頭，陣勢好，果然山頭哨傳來說：敵人又來了，約模三十多。

山頭上十五支大槍，被就快到來的勝利興奮着，一個個臉都通紅，非常緊張。

游擊組長派了兩個胆大的，打槍有把握的下去做牽制，他對他們說：

「你們兩個靠死屍旁邊隱蔽，敵人動手拖屍，你們就打槍。跟着我們十三支槍集中火力壓下去，叫他一點還手也沒有！」

勝利完全照着預料取得了，六具死屍非但沒拖走，反而加了六具。

當戰鬥正在進行中間，兩個打牽制的游擊組員發現山脚下有一個騎馬的軍官停立在

那裡。他們眼紅了，立刻向着山脚下射擊：一個射人，一個射馬。說來幾乎好像神話，槍聲一響，「軍官」就在馬背上一幌，栽下去了。大洋馬猛一驚，後蹄高高跳了兩下正要跑，第二聲槍跟着就來了，子彈穿透了馬肚皮。洋馬負傷狂奔到村邊一棵柿子樹近旁，倒在那裡噴了幾口長氣不動了。

傍晚，敵人一百多，兩挺機槍，一門平射砲，又奔襲東西水村。他們首先控制住那個山頭，可是一個游擊組員也看不見，他們早轉移了。留下一兩個監視着敵人，但敵人是無法找見的。

活地雷

反攻以前，老根據地民兵用的地雷，一般的都是「踏火雷」。就是把地雷埋在敵人要經過的要道口，把火藥線繫緊，上面蓋上懸空的薄木板，然後再蓋上泥土、青草、驢糞等平好，偽裝得一點也看不出。敵人只要踏上那塊木板，就壓着火線爆炸了。可是「踏火雷」有缺點，有時候敵人不走那條道，你不能馬上把地雷搬動，就炸不住敵人。有時候敵人常常叫抓來的民伕走在前而去趟（踏）地雷，反而炸了好老百姓，炸不着敵人。因此易縣就出了一個地雷英雄馮雲興，他發明了「拉火雷」。雷還是一樣的，不過不

埋在地下，可以自由搬移地點，用長繩拉火線使雷爆炸，炸得準，炸死的人也多。不過只能利用夜間；好在反「掃蕩」的時候，敵人常常是在夜裡出動的。馮雲興這個英雄發明了這種拉火雷戰法，帶領他的民兵游擊小隊，頭一次就用九個拉火雷炸死炸傷敵人偽軍四十餘名，威力真是不小。現在把那次戰鬥很簡單的告訴大家：

情況是半夜發生的，敵人有四百多。早估計好他們先走大道，就在村邊那條大道上擺上三個拉火雷。拉繩的人遠遠的埋伏好，大隊敵人經過，一拉就炸住了！敵人受了打擊，就不敢再前進。收拾傷亡大約一個鐘頭，回頭繞到另一條小路上。於是另外三個拉火雷也立刻從大路上轉移到小路邊。剛放好敵人過來了，拉火雷又響了。敵人又往回翻，這回拾掇了有兩個鐘頭，又繞南去繞到河漕裡，順着河漕走。三個拉火雷又移到河漕前面早等候着了。這一回，不光是地雷，河漕左岸土坡陣地上還有大槍和手榴彈呢。拿大槍和手榴彈的游擊隊員們看着前面敵人大隊人馬「沙沙沙沙」的過去，呼吸就急促起來，有人低聲着急的說：「打吧，打吧，太好打！」馮雲興禁止說：「地雷不響誰也不能打！」說話之間，前面三個拉火雷又響了。敵人往後一縮，向土坡根一靠，土坡上馮雲興跳起來，三個游擊隊員也跳起來，用不着打槍，七個手榴彈在人馬頭上開了花。敵人連遭三次打擊，真是心驚胆裂！以後「掃蕩」就再也不敢打馮雲興的村邊過了。

馮雲興巧取洋馬

離開馮雲興的村子三里就是砲樓，馮雲興時常到那裡去拉牲口：洋馬，騾子，毛驢都有，可是砲樓在山頂上，周圍有幾道荊藜網，上面還繫着鈴鐺，一碰就叮噠響。要到裡面去拉牲口是很困難的。馮雲興想出這樣一個好辦法：上去先把鈴鐺弄斷或者用棉花塞住，再把一層層荊藜網拉開，光着腳板進去。可是拉出牲口通過荊藜網的時候，容易被敵人發覺，很危險。因次他又出用拉地雷的長繩繫在牲口頭上，再出來找隱蔽地方隱蔽好，然後才用力拉繩。敵人發覺了打槍也打不着，追下來也追不及。有幾次他就是在密射的機關槍聲裡用這種方法把砲樓裏的洋馬，毛驢，和騾子拉了出來。

地道戰

滿城石井村的地道是模範地道之一；幹綫又長又深又寬，兩旁的支綫像蜘蛛網，拐彎曲折，成了迷津。開口處有明口，有暗口。暗口或者在夾牆內，或者在鍋台下，或者在豬圈中間，或者在四面都不通的一間小屋裡。外人誰也不知道，誰也找不着。這是那村裡的民兵戰鬥英雄李全子蕭德順和村幹部經過詳細設計，領導了全村男女挖成的。挖成不久，一九四四年冬天，就打了一個漂亮的地道戰。從黎明打到太陽平西，打退了兩

千多敵人巨大兵力的包圍合擊，保衛了全村三千性命和財物，成爲全邊區模範的地道戰。這裡把戰鬥經過扼要的說一說：

石井村是東線敵人進擾邊區的大門。地勢又很不好：南西北三面是山，東面接平原；南北兩山之間從東到西是一條很寬闊的滿鋪大小石塊的大河漕（這河漕不下大雨總是乾的），有六七百戶的村子就緊鄰在河漕北面。敵人大股兵力就從平原順河漕來；南面有完縣巷北的據點，西北面有易縣獨樂的據點，東北面有劉山的據點。只要三面敵人一上山，東面又壓進大量的敵人，老百姓就很難轉移，只有鑽地道是最好的辦法。這次地道戰就是這樣打起來的：十一月二十日傍晚，聽到四面槍聲都增加了大量敵人，可是當晚沒有出動；第二天白天也沒有動靜。英雄李全子和蕭德順帶領游擊小隊二三十人早就計劃好，佈置好，萬一夜裡敵人四面合擊包圍，全村老百姓一律入地道。游擊小隊分幾個組把守幾個地道明口，口邊都有拉火地雷。小隊長李全子帶六七個比較精幹的成一個突擊組，每人一支快槍，幾個手榴彈。在地道裡四面巡查，安慰老百姓。從「槍眼」裡或者出地道口偵察敵人行動，有機會就打，打了就鑽；換一個地方再找機會出來打。（靠近大路的地道口的旁邊，都有打槍的「槍眼」。從「槍眼」裡能打敵人，敵人却打不着他們。）

第二天半夜以後，全體游擊小隊照樣又都起來了。看地勢，埋地雷，擦槍，查哨。

等一回又把全村老百姓也叫起來，都做好飯，吃好，天就快明了。非常準，情況也就發生了！

三面山上的敵人先打槍，槍一響就突然發現村子東西兩頭都湧來了敵人；特別是東面多，有六七百。幸而兩面的敵人都村口躺（踏）翻了地雷，停住了。西頭的老百姓都鑽了地道。可是東頭的老百姓太多，在一個大院子裡還有二三百人沒有鑽完，哨兵報告說敵人進了街了！李全子緊急命令蕭德順和別的兩個最勇敢的游擊隊員，無論如何要擋住敵人。他們三個跳出院子從胡同裡跑到街上，就和敵人兩對打了。他們猛烈的打了十幾槍，等敵人退後就往回跑；一看院子裡有百多人沒下完，又回來頂住。這樣接連四回。第四回天漸漸亮了，敵人已經進了胡同；四個人一排，槍上上着雪亮的刺刀，「呀呀呀呀」的衝來。蕭德順對兩個同伴說：「不要怕！死了我們也不讓傷害一個老百姓！」「對！」衝上去就是一人一個手榴彈。蕭德順叫他兩個先回去鑽地道，自己又打了最後兩個手榴彈。等到他末了一人剛下到地道，敵人就衝到院子門口了。可是他們找不着蕭德順，一個人也沒有。

敵人火了，命令四處找地道口。又不敢自己找，叫特務漢奸去。特務漢奸都在明洞口挨了槍子兒，死的死，傷的傷。因此以後特務漢奸只要沒有「日本」在旁邊，即使發現了洞口也就馬上把東西掩蓋好，免得「日本」看見了又要叫他們下去送死。有兩個洞

口「日本」親自下去想放火，被拉火雷炸得屍首也找不見，腸子和肉絲掛到了樹枝上。太陽冒上山頭了，敵人再不敢找洞口了，休息一回想搜索槍東西。東一攤西一攤的，靠近牆根的空場子歇下來。還沒歇好，牆頭的懸門上好幾個手榴彈扔下來了。在一片人頭上開了花，是三個突擊組從夾牆裡爬上懸門幹了這一下。

另外一攤四五百人休息在離房屋較遠的一塊麥地上剛好李全子帶領了五支大槍挖通「槍眼」出來看看，機會太好，一陣排子槍把這股敵人打了個落花流水、四散逃進村裡去。有十幾個鬼子就還槍抵抗，追他們，他們上了懸門用手榴彈阻擊。可是後面又來了一批鬼子，用步槍掩護前面的上懸門。可是等到鬼子追上懸門，李全子他們早已又從夾牆裏鑽了洞了。洞在那兒呢？誰也找不着。

全體游擊隊員，尤其是李全子蕭德順他們的突擊組，一個個打得滿臉是泥，渾身是汗。脫了棉衣只穿單褂，一個個頭上還直冒熱氣。地道裏兩三千的男女老少都高興得勸他們歇歇；拿出帶着的乾糧麵餅，自己不吃叫打仗的人吃。可是他們那裏顧得上吃呢？乾巴巴的也吃不下。

蕭德順後來是單槍一人、打的仗最多；渴得要命，爬到一家房頂上想拿幾個柿子吃，他媽的兩個翻譯官正同着四個鬼子在下而院子裏，要強姦婦女，兩個婦女在屋子裏又哭又喊。（先勸這兩個婦女鑽地道，她們不聽，現在遭了殃。）於是蕭德順一股火起，柿

子也不吃了，接連兩個手榴彈扔下去，屋裏的兩個鬼子也慌忙跑出來，跟着又是一個手榴彈，死屍躺了一院子。他馬上大聲叫那兩個婦女趕快鑽地道，她兩個頭髮蓬鬆，出來還驚慌失措的向蕭德順說好話。蕭德順乾脆說：「不用謝我，快鑽吧！」

出探的又來報告：好幾個敵人在一家大院子裡拉牲口，（那院子裏藏了好幾個大騾子）突擊組派三支槍又連忙趕去；從洞口出來就是那個大院子裡靠東牆的一間四面不通的小屋。但是有窗，三個槍筒正好從窗子的荊條縫裡伸出來。敵人還不知道子彈是從那兒來的呢，早已倒下的倒下，掛花的掛花，一個騾子也沒有拉走。

從黎明到太陽平西，打的小仗多哩！這裡不能一件一件詳細說了。下午四點的時候，敵人整隊走了，都順着河漕向東退去。大隊鬼子在前面；漢奸特務，抓的民伕，搶的東西衣服牲口在後面；老後面還有少數鬼子押着。這一切，地道裡的英雄們都從「槍眼」裡看得清清楚楚。於是，等前面的大隊鬼子過去以後，先從「槍眼」裡猛烈的打一陣排子槍，等到隊伍亂七八糟了，再跳出洞口，命追擊。把抓去的一二百民伕（裡面有本村三十幾個壯年和老漢，因為不鑽地道被捕的。）以及許多東西和牲口，都給留下了。

第二天白天，一部份敵人（六七百）又返回來；但再也不敢進村，提心吊膽的都順着河漕走。游擊小隊怕敵人報復，早帶領全村老百姓轉移了。（白天比較好轉移）。蕭

德順和另外兩個游擊隊員又鑽了地道；他從一個最隱蔽的「槍眼」裡，三槍打死了走在最後面的兩個敵人：一個穿黃呢大衣的日本軍官，和一個穿黑西裝的中國翻譯官。

蕭德順捉特務

上面一篇故事裡說到的滿城民兵英雄蕭德順，單身一人捉過好幾個敵人的特務（中國人）。現在這裡講一件：

最初的時候，他因為只有一支打不響的破扶槍，（本地造的最簡單的一種手槍），老嫌它不好，要想弄一支「二把匣子」或是「八匣子」。向誰去弄呢？只有向敵人特務去弄。有一次機會來了：他打聽好荆山砲樓裡的特務常大冊營（敵人的據點）去趕集，有一個特務頭子最壞，每次趕集經過各村都要要吃要喝，要錢，要女人。那幾個村子的老百姓把他恨的不行！就請蕭德順去了。蕭德順在一個村裡埋伏了兩天，又逢大冊營集。中午的時候，村裡的探子回來報告，說那個壞蛋騎着大毛驢又去趕集了。蕭德順本來就是一個二十二歲的青年農民，用不着化裝。拿上一個毛口袋，把破扶槍夾在毛口袋裡，再把毛口袋夾在胳膊窩下面，就跑出村子去了。從荆山砲樓到大冊營是一條大馬路，蕭德順到馬路上一看，那個騎着毛驢的特務已經走過去有半里地。他眼珠子一轉，馬上有了主意：就緊緊夾着毛口袋向前奔跑。一面奔跑一面大聲嚷，問路上趕集的人，說你們看見有一個啼哭着的婦女走過去嗎？大家都說沒有見。快

跑近「特務」的時候，那個特務在毛驢背上也回轉頭來，看着蕭德順大聲在問一個老太婆，老太婆也說沒有見。特務又回過頭去向前走了。蕭德順就一個箭步跳上前去，跳到毛驢面，順手從毛口袋裡抽出打不響的破快槍向特務胸前一頂，說一聲：「動！」特務急忙想抽出插在前面腰裡的「三八匣子」，可是已經來不及了。蕭德順用左手下了他的槍，說：「你這支槍倒是比我的強得多！」於是連特務帶毛驢，都送到了縣政府。你們說那一帶村莊的老百姓有多麼高興吧！多麼崇拜和感謝這個英雄吧！

老妖怪火車上捉「日本」

定唐縣有一個民兵英雄郝小鎖，那本領大得簡直神出鬼沒，石破天驚，捉特務漢奸是手到擒來，不費吹灰之力。他捉到的特務漢奸有幾十，記不清。定唐附近幾個縣的漢奸特務一聽到他的名字，就連骨頭都酥了，害怕得不得了。因此他們送他一個別號叫「老妖怪」，並且在開玩笑或是賭氣的時候都這樣說：「你這傢伙，就只有老妖怪能治你！或者說：「我要不好，叫我碰上老妖怪！」

從前就算有過飛檐走壁的好漢吧，可是我們的「老妖怪」還能夠從開得很快很急的火車上跳上跳下，像弄着玩兒的一樣。

他想光捉特務和漢奸還不帶勁，總得捉他幾個「日本」才妙。可是附近的砲樓和據